

当代作家自选书斋
责任编辑 徐军

叶辛
著

月亮潭情案

华夏出版社



月亮潭情案
红尘一笑
原罪·宿命
姊妹们
关于一个女记者的“新闻”
相见的五月
忧伤的五月
飞进芦花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月亮潭情案/叶辛著. —北京:华夏出版社, 1996. 12

(作家自选精品书斋)

ISBN 7-5080-1113-9

I. 月… II. 叶…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21580 号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100028)

新华书店经销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850×1168 1/32 开本 17.875 印张 445 千字 3 插页

1996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1997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定价:26.00 元

(凡本版图书有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叶 辛

作者小传

叶辛,1949年10月出生于上海。

中学毕业时遇上“文化大革命”的风暴。于1969年早春去贵州山乡插队,在乡间整整呆了十年又七个月。

1977年发表处女作《高高的苗岭》。

此后笔耕不辍,先后二十来年,共出版三十几本书籍。其代表作有长篇小说《蹉跎岁月》、《家教》、《孽债》、《恐怖的飓风》等。

曾任第六、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现任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上海市文联副主席,上海市人大常委。但他归根结蒂是个作家。新近当选为中国作家协会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1990年,在远离故乡二十一年之后,他又回到了上海。现在上海作家协会工作。

序

去年春天，江苏文艺出版社把我的三部长篇小说《蹉跎岁月》、《家教》、《孽债》统一体例，统一格式，并在封面设计上以《孽债》为基调调整了风格，作为“叶辛代表作系列”推出，不到半年时间里，印了五万套，还供不应求，最近听说又添印了。这套书是1994年春酝酿的，出版时恰好碰上《孽债》电视连续剧播出后不久，况且《家教》和《蹉跎岁月》分别在八十年代的后期和初期也曾改编成电视连续剧播出，给观念留下过印象，还曾在全国获奖。

遂而江苏文艺出版社嘱我选编十卷本的《叶辛文集》。

能编十卷书，当然是不少了。但在我步上文坛的二十几年时间里，光是长篇小说，我就出版了二十一部。故而在文集中，长篇小说就足足占去了八卷近三百万字的篇幅。就这样安排，我还觉意犹未尽，比如选进了三卷本“叶辛代表作系列”的《家教》，比如我反映贵州少数民族生活的长篇小说《绿荫晨曦》、《峡谷烽烟》、《虎的年》等等，我就只能忍痛割爱。

既是文集，就不能光是收长篇小说。因而文集的第九卷，我主要收了不同时期的几个中篇，第十卷我收了包括短篇小说、散文、随笔、创作谈、游记、小品在内的文字。

在编选第九、第十两卷时，我的遗憾甚至比忍痛割舍长篇小说更强烈。

走上文学道路以来，除了主要从事长篇小说创作之外，在两部长篇小说创作的间歇，在中短篇小说十分繁荣的那几年里，在我们的文学刊物印数纷纷上升时期，应刊物编辑之邀，我也陆陆续续写出了三十几部中篇和五十余部短篇小说。文集编选时，我只能顾及到收进不同时期的作品，而把一些我很喜欢的中短篇小说割舍在外了。

那时我就想，若是有机会编选一本中短篇小说集，篇幅略大些，作为文集的补充，那么就较为全面地体现出我的创作面貌了。

这一次华夏出版社约编《当代作家自选书斋》，规定仅限于中、短篇小说，可说是正合我意。除了从不同时期出版的中篇小说集中抽出一篇较满意的作品之外，我还收入了我从没编进过集子的一些短篇小说，并且注意了基本不和文集第九卷相重复。

但愿这本书也能像我的其他作品一样，受到读者朋友们的欢迎。

谢谢！

叶辛

目 录

母女情	(1)
当年的友谊	(10)
闲静河谷的“桃色新闻”	(66)
幻梦	(164)
两个感情冒险者的命运	(171)
心病	(224)
少妇恋	(230)
名誉	(273)
倏忽的烟云	(328)
雪莽	(341)
“废人”柏道斌	(385)
金色婚姻	(427)
月亮潭情案	(460)
罪犯	(476)
凶杀	(489)

惨剧	(502)
狂徒	(519)
狼嗥	(531)
美人	(561)

母 女 情

母女俩相见了，却视同路人。

她们的目光相碰，都情不自禁地愣了一下，双方都毫无相见的准备。

要不是当母亲的主动招呼女儿，她们也就擦身而过了。汪菊芳的眼睛里刚一闪现出点点星花，便被随之而来的惊惶遮住了，她迅疾地意识到女儿不会主动招呼她，更惶惑了。不过，也仅仅只迟疑了一刹那的时间，她便掩饰着自己的惶恐，极力镇定地伸出手去，叫着女儿的小名：

“波波，你长成大人了！”

滕心波的眼里掠过一道惊惧的光，她的手被母亲抓住，仿佛被毒蛇缠住了一般，竟然颤抖起来。

母女俩都没想到会在这么一种情况下相遇，众目睽睽，人群前呼后拥，两人中只要一个稍稍有点失态，便会被人看出破绽来。可这是她们俩都不情愿的事。

市教育局请了年轻的女作家滕心波来，给教师进修学院的女

老师们讲课。午间休息时，滕心波被教师们簇拥着走出来，站在四面都是红砖砌成的高楼的大院里，和大家交谈着。这时候，中学女教师汪菊芳走近了，她在礼堂里就认出了笔名叫晓雁的女作家，原来就是自己的新生女儿滕心波。她惊疑、激动，但又耻于和女儿见面。休息了，她就慢脚步走在众人后面，她想过了，不和女儿打照面，就让她不知道，下午的讲演一结束，一切也就完了。可当她走到大院里，看见几十个人围着女儿，她又忍不住，多半是鬼使神差，逼着她朝这儿走过来。走过来还不算，她想走得近一点，看一看阳光沐浴下的女儿，看一看她的脸，看得仔细一点。这张脸，和女儿的父亲太相象了！就在这当儿，滕心波无意间一抬头，陡然间看到了她。年轻的女作家怔了一怔，阳光下微笑着的脸倏地阴沉下来，人也仿佛在这眨眼间变得痴呆了。妈妈，这是妈妈！她多么愿意叫一声妈妈啊！可她的嗓子眼像被骨头卡住了，微张着的嘴里一个字也吐不出来。

再笨的旁观者，这当儿也看出两人间的蹊跷来了。女教师们面面相觑，有的侧目瞅着汪菊芳，有的暗暗打量着女作家。

汪菊芳觉得浑身像着了火一般不安起来，她顾不上女儿会不会答理她了，她伸出手去，叫着女儿的小名：“波波，你长成大人了！”

是呵！长成大人了！滕心波立即意识到自己身处的环境，她感觉到了自己的失态，连忙用平静的语调回答着：“你好！”

一面说话，她一面还牵动嘴角，淡淡地一笑。

汪菊芳紧张的心松弛了一些，她牢牢地抓住女儿的手摇着，主动邀请道：“走，去我的房间休息一会儿。”

在这样尴尬的情况下，看来唯有这才是摆脱窘迫的最好办法了。人群散开去，窃窃私议着盯着她们朝红砖楼房走去。

单独地相对坐下，滕心波才发现她和妈妈坐在一起，是多么不

谐调，多么难堪。她可以在大礼堂的讲台上，讲许多话，讲一个上午，下午还能继续往下讲，讲她的感情，讲她的体会，讲她写的那二三十个短篇小说中每一个细节的由来。可这时候，隔着一张办公桌，只对着妈妈一个人，她却半句话也说不出。她觉得她和妈妈之间，隔着的不是一张桌子，而是一座山，一条无法逾越的感情上的河流。她只有喝茶，喝妈妈刚进屋时慌慌张张泡起的茶。呷着一口茶水的时候，她瞥了妈妈一眼。正好，妈妈也在喝茶，也在用眼睛瞅她。她赶紧垂下眼睑，又接连喝了几口茶。

从女儿脸上的表情，汪菊芳看得出，波波恨她，不用这么尖刻的词，至少也可以说，波波怨她，和她之间有着一层深深的隔阂。怎么会没有隔阂呢，二十多年来，她们没有生活在一起，她从未对女儿尽过母亲的责任。女儿虽然坐在这里，可她心上记着的，是她的父亲，她那当作家的父亲。

阳光把平洁的窗台照得雪白，窗台上那一盆秋菊，正开得艳。微风里，送过来缕缕菊花的淡香味。

母女俩坐在那里，相对无语。她们都强烈地感觉到那第三者的存在。他是心波的爸爸，也曾经是汪菊芳的丈夫。他是一个有名望的作家，不是我们国家里数一数二的那种老作家，而是一个中年作家，是各省那些有代表性的作家之一。对心波来说，爸爸岂止是一个有名望的作家，他是她的爸爸，也是她的妈妈，更是她的老师。别说到了今天她不会在感情上离开他，就是在最艰难的日子里，在爸爸被关在监狱里的几年中，她也决没有从感情上离开过他。即使当时盛行着和反动父母划清界限的风气。

文化大革命开始没多久，爸爸就被抓了起来，关进了牢房。罪名是“老右派”、“插手运动的现行反革命”、“攻击旗手的恶棍”。那时候，波波只有十三、四岁，她懂什么呀，她什么都不懂，她连自己料理生活还不会哩！爸爸所在单位省文联作家协会被砸烂了，宣传

部从抄去的爸爸的存折上，每月取出十二元基本生活费，交给原先省文联的门房，要他暂时负责“管一管”滕心波的生活。于是，波波就在门房家住下了，吃饭、睡觉，也做事儿。无奈那门房工资低，老婆在街道服务站工作，儿女一大堆，很难维持生活。门房几个年龄较大的孩子，到了夏天都出去卖冰棒，赚些钱来贴补家用。波波也不例外，暑假里，背起一只大大的冰棒箱子，到电影院、戏院门口，到热闹的马路上、俱乐部大门前，沿街叫卖冰棒。家庭的变故使得这瘦小的姑娘开始懂事了，她知道爸爸在受难，她知道寄养在门房家里，每月十二元钱连她吃饭也不够，她也知道学校里有些同学叫她“狗崽子”。吃饭的时候，门房的孩子筷子快得如雨点，尽朝菜碗里落，她默默地扒着饭；饭锅里剩饭不多了，她又故意吃得慢一些，吃完了还小声说：饱了。为此，她常常挨饿，人瘦得皮包骨头，脸上从来没见过笑容。年轻女作家人生的第一课，就是这么开始的。

她一辈子也不会忘记卖冰棒时的那次遭遇，也许正是因为这次遭遇，今天母亲拉着她的手，轻声招呼她时，她才没有把母亲的手甩脱；才没有朝母亲显出怒容。

那是暑假快结束时的一个初秋天，从下午起就落了雨，山城的气温骤然下降，买冰棒吃的人大为减少。到临近天擦黑时，波波的大冰棒箱子里，还有大半箱冰棒没卖出去。

浓重的灰云压着山城，雨淅淅沥沥下着，一阵比一阵刮得大起来的风，吹起马路旁的废纸往前窸窸移动。想到冰棒不能退给冷饮店，想到大半箱冰棒卖不出去，过一晚上都要化，想到门房家拮据的生活，波波的心抽紧了，她紧挨着人行道旁的屋檐，朝着由于人迹稀少而变得冷寂狭长的马路，嘶声叫卖着：“卖冰棒啊！桔子冰棒，奶油冰棒……”

叫卖声就像这可怜的姑娘的哀求声、哭泣声，可临近吃晚饭时分，天在下着雨，有哪个路人愿买根冰棒磨牙齿啊！冰棒箱子拖着

波波，套在脖子上的绳索就象一双钳子在勒着她，随着暮霭一阵比一阵浓，波波的心也愈来愈绝望了。

“波波！”

这时候，妈妈不知从哪个商店里走出来，她听到叫卖声，连雨伞也没张开，就扑到波波跟前来了。

波波的大冰棒箱子顶着妈妈的下腹部，她仰起脸来看这个买主。她也一下子便认出了妈妈，不过她没叫她，她恨这个妈妈。在她四五岁的时候，妈妈离开了家，她因爸爸打成右派，而和爸爸离了婚。妈妈离开家的那天，搂着波波问，跟着妈妈去好吗？波波不愿意。她不懂事，不知道妈妈是永远永远离开这个家，再也不进这个家门了。她更不知道爸爸和妈妈为了她的去留，曾经争执了很久，最后才达成了一个协议，由波波自己拿主意。波波只知道爸爸对她好，在她耍性子的时候，妈妈不是打她的屁股，就是朝她瞪眼睛，厉声喝斥她。而爸爸呢，从来不这样，他不是笑眯眯地逗波波，就是一会儿从衣袋里掏出只玩具小狗，一会儿从提包里摸出只会叫唤的小公鸡给波波。波波在小铁床上醒来的时候，爸爸经常俯身瞅着她笑。波波依在爸爸怀里的时候，爸爸还时常对她说，妈妈生她的时候，是难产，爸爸为此提心吊胆，心里连着波动了好几天，从产院回家里去，他骑着自行车方向也搞错了。因为这，才给她取名叫心波。就因为这些，妈妈临走时问她，跟妈妈去好吗，她不愿意，她愿意在家陪着爸爸。波波记得，妈妈的脸阴了下来，而爸爸的唇角，却露出了一丝笑意。波波以为妈妈又要骂她，连忙一个转身，扑进了爸爸怀里。妈妈站起来瞅了他们父女一眼，走出了屋门。波波没想到，妈妈一去就不再回来了，妈妈不要她波波了。她还以为妈妈是像平时出去买菜、扯布一样，一会儿便回来了呢！妈妈欺骗了波波。后来几个月里，波波经常问爸爸，妈妈到哪里去了，她为什么不回家？每听到波波的询问，爸爸的脸色就特别难看，忧伤，凄苦，

眼里含着点点泪花，波波看了爸爸的脸，也跟着难受。再后来，波波就不问爸爸了。她不愿爸爸难受，她对妈妈也渐渐地淡漠了。

为这些，波波不愿喊妈妈，她恨妈妈！在她仰起脸看妈妈时，妈妈的眉毛耸动着，眼眶里泪花儿在打转，胸脯在起伏，两边嘴角不住地蠕动。

“波波，跟着妈妈去生活吧！”妈妈哽咽着，用勉强能分辨出的嗓音对波波说。

啊，妈妈！波波当时多么想这样叫她一声。可她没有叫，她虽然可怜，她虽然苦，可是爸爸更可怜，听人家冷言冷语说，爸爸还活在牢里，波波不能背叛爸爸！她张开了嘴，只愣了片刻，便嚷叫般说：“不！”对爸爸的怀念，对妈妈的怨恨，全凝聚在这一个“不”字当中。波波停顿了片刻，才又道：“你买冰棒吗？”

“波波，不要逞强了，跟妈妈去生活吧！看你，瘦成个什么样子，衣服穿得多破呵！头发也乱蓬蓬的……”妈妈柔声说着，说着，说不下去了。

“你莫管！爸爸出来了，会给我扎小辫，会领我上百货大楼。他经常这样的。”波波尖脆地顶着妈妈，顺手往百货大楼那边指指。

百货大楼的高墙上，贴着一长条大幅标语，粗大的黑体字写着：“砸烂反动作家滕华的狗头！”雨水把标语纸淋湿了，下半截标语上的墨汁化开来，朝着墙角滴滴。

妈妈回头惶恐地扫了一眼，打了一个寒颤，悄声叮嘱波波：“波波，你小声点……”

波波鄙视妈妈的胆怯，她哼了一声，又问：“喂，你买冰棒吗？”

“买，我买冰棒……”

“买几支？”

“我全买，全买！”妈妈抖抖索索，从衣袋里掏出五元钱，丢在波波的大冰棒箱子上，像怕人追捕似地，一支冰棒也没拿，便缩着头

急急走了。

波波记得这件事，每一个细节都记得清清楚楚。汪菊芳何曾不是这样，她同样记着这件事。不但记着这一件事，她还知道女儿在这十年浩劫中的惨遇。今天上午，当女儿上台讲演，当她在一刹那间认出年轻女作家晓雁就是波波时，她喟然长叹着在心里说，苦难的命运造就了她，她长大成人了。汪菊芳是个教师，平时也爱读小说。近一两年来，她已经注意署名晓雁发表的短篇小说。她特别爱读晓雁的小说，读过两篇之后，每当在报纸的刊物广告中看到晓雁的名字，她总要找到那本杂志，拿来细细地读一遍，甚至二遍、三遍。她觉得晓雁的小说写得细腻，令人动情。岂止是如此，她还觉得晓雁的小说，篇篇都激起她的千丝万缕的思绪，读后使她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没想到，这个晓雁，就是自己的亲生女儿波波！整个上午，她的身心始终处在激动不安之中，似乎有一股微弱的电流，老是通到她的身上，令她心颤、令她振奋。这时候，坐在女儿身旁，离得这么近，她才意识到，尽管她母性的感情那么冲动，但在她和女儿之间，仍有着一道鸿沟很难跨越。她只是傻呵呵地盯着女儿，贪婪地瞅着她容貌姣好的脸，看着她的发式、衣著、神态、举动，她多么想说话，但找不到一句话来说。憋了好久，她才想到了一句：

“波波，你也不小了，有朋友了吗？”

“有！”滕心波也觉得气氛一分钟比一分钟沉闷，再不说话，她简直要抽身站起来离去了。听到妈妈问，她尽可能详尽地回答：“他是大学里的研究生。我们年内就要办婚事。”

“噢，那……他……”汪菊芳不敢提滕华的名字，只是加重了语气用一个“他”字来代替：“他就要一个人生活了……”

“不，我和我的对象商量好了。我们也和爸爸说了。”波波抿了抿嘴，平心静气地把话一句句说出来，既不急，也不慢，既不夸耀，也不自谦：“我们结婚以后，和爸爸住在一起。永远永远……”

说话的未必有意，听话的却非常留心。尽管女儿说的最后四个字又低又沉又含蓄，可汪菊芳还是听出了她的话外之意，她感到女儿仍在隐隐地责备她。虽然她长大成人了，虽然她成了作家，虽然她再不会像雨天里断然拒绝随妈妈走那样直率了，汪菊芳仍感觉到，女儿对她怀有怨情。她忍受不住了，多少年来，她内心的苦衷总是包着、深埋着，从未对任何人讲过，可这阵儿，在亲生女儿面前，她觉得非讲出来不可了。她深沉地叹了一口气，压低了嗓门，低低地又有些局促地说：

“波波，妈妈知道，你怨我、恨我……这都可以。不过，妈妈除了要请你原谅，还希望你理解。这么多年来，妈妈生活得并不好。你可能知道，后来，妈妈又结婚了……”

“我不知道。”波波的语调冷得像冰，连她自己都吃惊，她怎么会用这样的语调说话的，“我只知道，爸爸至今还没结婚……”

“是的，是的，波波。”妈妈显然慌了，脸容因痛苦而扭歪着，话也变得语无伦次，“只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他也受迫害，被关进黑屋子……”

“噢！”波波第二次截住了妈妈的话，“那你又和他离婚了？”

这句话，不但尖锐，而且有点刻薄了。话一出口，连波波也有些懊悔。但妈妈好似没听出话里的冷潮，她只是忙乱地摇着头，双手绞在一起辩白着：

“不，我没离。”

“那是为什么？”波波的声调自然地放得低低的。

“我已经失去了你，我不能再失去第二个孩子。”妈妈瞪直了双眼，望着窗外蔚蓝的天空，像祈祷，又似忏悔般地喃喃自语着。

波波的心像被一根铁钉子戳了两下，痛得她垂下了眼睑。可她的眼皮，在颤动着，胸脯也在微微起伏。

妈妈似告诉她，又似哀悼般地补充说：“后来，他被打死在黑屋

子里……”

波波的腰猛地一挺，身子坐直了，眼睛瞪圆了，凝定般盯着桌上的茶杯。她张了张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多少年来，她内心深处筑起的一座冰山，在融化……

进修学院负责接待的同志来招呼波波去吃饭了。她瞅了瞅这一老一少，寒暄着问汪菊芳：“汪老师，你们谈得拢吗？”

汪菊芳淡笑着，随口答道：“可以可以。”

“妈妈，”波波突然间带点生硬地叫着，扯住汪菊芳的袖子，提议说：“我们一起吃饭吧！”

接待的同志惊愕地瞪大了双眼，瞅着母女俩。

汪菊芳像听到了一声晴天霹雳，她的眼睛里顿时辉亮起来，不待她笑出声来，她的两眼又充满了泪水，直往外滴。她一把抓住女儿的双手，既惊且喜地叫了一声：“波波，我的女儿……”

接待的同志好半天才醒悟过来，她伸出胳膊揽着这母女俩说：“啊，原来你们是母女。走，一块儿吃饭去吧！”